

前言

若論香港民俗活動之內容豐富和具規模者，以個人而言，陰森森的「鬼節」必為狀元之選，「鬼節」的排場尤勝農曆年、天后誕、太平清醮和聖誕等諸般節慶，本書名《鬼月鉤沉》，講的就是這個中國節日的香港面貌。書的副題是「中元、盂蘭、餓鬼節」，看來好像有點重複，但卻蘊含深意！因為這才是「鬼節」的真面目和來歷。

國人談鬼節慣以「盂蘭節」相稱，那是深受佛教影響之故。事實上，農曆七月十五的鬼節源出道教，名中元地官誕。佛教與道教「瓜分」了鬼節，那是約在一千五百年前，佛教東來創造了盂蘭盆會之後的事，自此「盂蘭」之名逐漸蓋過中元，終成為鬼節的代稱，世人也越發變得「只知盂蘭，不識中元」。故此，說到鬼節，「盂蘭」誠非名正，更非全部，必須配上「中元」，方合情理。而盂蘭、中元兩者均含宗教背景，「餓鬼節」則是一般百姓對鬼節的認知。

中國自宋以降，民間對鬼節逐漸發展出一套新的看法，祭祀的主角已非單純的自家先人，而是漫山遍野因戰亂枉死的無主孤魂。各施各法的「燒街衣、撒水飯」，無非是為了賑濟那些藏於街頭巷尾的可憐餓鬼，而洋人直稱鬼節為 Hungry Ghost Festival，確實是很貼切的！中國人的鬼節便是那麼一個混合了佛、道、民間的「節令」，故法會中常常出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非常繁雜，毫不純粹。

鬼節原是農曆七月十五，但元末明初之際，有言客家人為了躲避

元兵，提前一日過節，以便南下走難，自此鬼節就變成七月十四，流傳至今。¹

也許會有讀者置疑，無論是十四或十五，鬼節都只一日之事，本書卻名「鬼月」，會否是故作驚人語，譁眾取寵來着？果真有此疑問，且聽我細細道來。

民俗是活的，鬼節之流傳至今已有接近二千年歷史，內容豈會不變？其中農曆七月初一開鬼門關，七月三十閉鬼門關，早已是民間共識。由於在這三十日間，眾鬼尚留人世，法會自可竟月舉行；而面積細細的香港地，就我考察過在七月舉行的各式濟鬼聚會／法會，便有超過二百五十餘個，功德是竟月未停，這當然還有很多是我未參與過的，故說鬼節為「鬼月」，絕對是貨真價實！

鬼節的民俗精華在於法會，本書內容主要是我自 1999 年起，逐年走訪全港鬼節法會的田野考察記錄。這麼多年來，每年七月如鬼般的一到，已成為我的作息規律。還記得初時茫無頭緒，氣力花得多，收穫卻很少，然而，慶幸自己能不斷地堅持下去，三四年下來，總算有點心得。如今十五年過去，雖未敢言成家，但總算能累積好些鬼節點滴；其中較珍貴的，也許是記錄了不少逝去的法會，像西營盤常豐里、渣甸橋東邊街、楊氏四知堂、光漢台呂氏、旺角街市和荷李活道法會等，這些法會都是在我眼底下逐一消逝的。本書將會逐一重現

她們的身影，以表達我對這十數位老友記的懷念。

雖然香港鬼節法會眾多，不乏材料，但本書不會一一加以介紹，而是將我多年來的經驗撮要舉凡、分門別類，按主題編寫，一切以趣味先行。

傳統上，盂蘭節禁忌重重，但其實也有她多彩多姿的一面，相信各位讀者看過本書後，定有同感。

另外，誠意將本書送給太太，作為她「入五」的禮物，希望她看罷，不要高呼大吉利是就好了！

最後，也祝各位看過本書的讀者，無須迴避，百無禁忌，大吉大利！

周樹佳

寫於乙未端午書房

¹ 典出乾隆《歸善縣志》（1783 年）卷十五《風俗》：「舊俗惠民多居南雄，因元兵將至，於十四日預薦祖，次日避兵。故今猶以是日為中元節，家備酒餼，薦楮衣，祀先祖。」楮是一種可以造紙的植物，楮衣即紙衣。

目錄

前言 / i

第一章 孟蘭真面目

- 一、鬼節源流 / 2
- 二、「孟蘭盆會」的誕生 / 8
- 三、《佛說孟蘭盆經》是偽撰？ / 16
- 四、「目連救母」故事原型——〈優多羅母墮餓鬼緣〉 / 19

第二章 香港鬼節法會的早期記載——由 1856 年說起

- 一、孟蘭公所 四環聚首文武廟 / 34
- 二、比丘道士 佛道同場啟勝會 / 38
- 三、花費驚人 招來反對譴責聲 / 39
- 四、東角鬧鬼 工人燒衣祭兄弟 / 41
- 五、農曆七月 祭鬼才可稱孟蘭 / 44

第三章 香港鬼節法會的現況

- 一、宮觀寺院 水陸並行同濟孤魂 / 50
- 二、潮州鬼節 孟蘭勝會四大分類 / 52
- 三、廣府模式 正一全真各逞其能 / 56
- 四、鶴佬孟蘭 幽席包山鬼神共享 / 62
- 五、廣東佛教 釋家法會自成一格 / 65

第四章 香港鬼節法會的宗教模式

- 一、廣府喃嘸（道教正一） / 70

- 二、廣府宮觀道士（道教全真） / 74
- 三、潮州式孟蘭勝會（佛教） / 78
- 四、鶴佬喃嘸（道教正一） / 98
- 五、釋家（佛教） / 102
- 六、外江（佛教） / 106
- 七、儒教 / 108
- 八、天德聖教 / 110
- 九、其他 / 113

第五章 鬼節法會名物大解構

- 一、釋名 / 120
- 二、中元節 / 122
- 三、孟蘭盆 / 124
- 四、鬼王 / 126
- 五、開孤門 / 130
- 六、由子 / 132
- 七、請神、接魂與送神 / 133
- 八、放焰口 / 136
- 九、破地獄與水火煉度 / 138
- 十、退土 / 140
- 十一、走供、走散旗、走午供和走五土 / 142
- 十二、洗樓 / 146
- 十三、拜好兄弟 / 148
- 十四、天席 / 150
- 十五、附薦 / 152
- 十六、蓮池海會與孤魂台 / 154

- 十七、榜文 / 156
十八、濟水幽與遊水陸 / 158
十九、佛船、仙船與龍船 / 161
二十、燈籠 / 162
二十一、紙馬 / 164
二十二、平安米 / 166
二十三、天地父母 / 169
二十四、醮金 / 170
二十五、投聖物 / 172
二十六、杯卜理事 / 174
二十七、神功戲 / 176
二十八、例戲 / 179
二十九、謝天地 / 182
三十、過關 / 184

第六章 香港鬼節法會的掌故與軼聞

- 一、1872年四環盂蘭勝會大火 / 188
二、四環盂蘭勝會的篷廠內外 / 191
三、民初燒街衣、撒錢惹非議 / 195
四、中上環鶴佬館口的燒衣大巡遊 / 198
五、大江埔首用鋁合金帳篷做法會 / 201
六、華富邨二期的繽紛鬼節 / 204
七、卅間、大環山和長洲盂蘭勝會原是鶴佬場 / 207
八、香港仔鶴佬盂蘭勝會一分為三 / 210
九、坪洲行鄉與赤柱遊神的鬼節古風 / 214
十、鬼王出巡與繞境迎神 / 220
十一、忘不掉的鬼月悲痛 / 224

- 十二、寮屋區的佃農盂蘭勝會 / 227
十三、向深度出發的盂蘭勝會特刊 / 232
十四、紫陽洞燒衣與反共救國 / 236
十五、南安坊法會人氣旺靠「食腦」 / 239
十六、三合會藉鬼節法會祭兄弟 / 242
十七、汽車司機信邪多辦法會 / 245
十八、門鬼門關以地藏誕作結 / 248

第七章 逝去的場

- 一、燈接孤魂路邊問杯 呂氏燒衣曲終人散 / 257
二、渣甸橋東邊街猛鬼 幽魂代表差館留話 / 264
三、明槍暗箭裏外夾攻 常豐里黯然停法會 / 271
四、旺角街市盂蘭告終 「街邊檔」恐消失香港 / 276
五、其他逝去的場 / 282

第八章 逆境掙扎的鬼節法會

- 一、狹縫求存 延續傳統 / 298
二、風光不再 無以為繼 / 302
三、時移世易 勢不得已 / 304
四、缺乏支援 更添陷阱 / 305
五、場地不善 政府漠視 / 306

附錄：香港各區鬼節法會簡表 / 309

後記 / 316

鳴謝 / 318

一、盂蘭公所 四環聚首文武廟

香港歷史博物館藏有一部約為十九世紀末的書簡，內有一篇〈香港四環七月盂蘭醮會邀友玩賞信式〉，是成立於1857年⁷的「四環盂蘭公所」⁸邀請港島以外商號參加法會的書信範文，文中記下法會地點為西營盤，五晝連宵，並有神功戲演出。這正好印證了《德臣西報》那篇英文報道的內容。⁹

有關這個盂蘭公所的資料很零碎，但似乎香港早期的鬼節法會資料，都離不開這個民間組織。

旅港順德綿遠堂¹⁰1939年徵信錄內的一篇〈祭墓芻言〉¹¹提及：「西環義墳，有碑記泐石，始由同治五年（1866年）丙寅，四環孟

⁷ Carl T. Simth, "Visit to Tung Wah Hospitals' Museum 2nd October 197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16 (1976), p. 271.

⁸ 四環全稱「四環九約」，乃是香港政府在1857年頒行的港島分區制，一般指上環、中環、下環和西環。但這裏指的「四環」是「太平山、西營盤、中環和上環」。

⁹ 信式中有「壇始設自庚辰，事方完于丙戌」句，查1856至1900年農曆七月的「庚辰日」與「丙戌日」，雖然年年不同，甚至部分沒有，但相隔一定是七日，故憑此句，可推斷法會的實際日數是七日，書中所言「五晝連宵」，應是不計頭尾二日的迎神與送神，這做法在今天的醮會裏，也常可看到。又四環盂蘭勝會的舉辦日期應是浮動的，因有資料顯示，四環曾在七月十四開壇，但亦曾在七月底才完結，並且在七月廿四至廿六日巡遊。

¹⁰ 旅港順德綿遠堂成立於1876年（光緒二年）。

¹¹ 〈祭墓芻言〉原寫於1876年，1939年是重印。



〈香港四環七月盂蘭醮會邀友玩賞信式〉。



藏於東華三院文物館，於同治八年（1869年）由四環盂蘭值事送給文武廟的化寶爐。這是筆者見過現存跟本地鬼節直接相關、時間最早，又有確實日期的文物。

蘭值理，目擊溪谷草莽之間，旅觀無碑，乃將醮務餘貲，撥充善舉……。」

從中推斷，「四環盂蘭公所」跟順德人關係密切，而這塊墓碑也可能是香港鬼節法會最早的中文記錄之一，可惜現已不存。

另有一篇轉載自香港《近事編錄》、刊於 1868 年 9 月 8 日（同治七年農曆七月二十一日）《上海新報》的新聞報道，內裏提及法會籌款的情況，言南北行、西營盤和水坑口妓女在六月就開始募捐準備盂蘭勝會，合共籌得一萬五千多元。¹²

在那個年代，萬多元真是一個龐大數字，反映出時人是何等熱烈支持盂蘭勝會，也難怪「四環盂蘭公所」會有盈餘建義塚了！

筆者曾在廣華醫院的東華三院文物館內，見過一個破舊化寶爐，¹³ 爐上銘文載有「同治八年（1869 年）『四環盂蘭值事』送給文武廟」等字句。這也是目前為止筆者見過現存跟本地鬼節直接相關、時間最早，又有確實日期的文物。此化寶爐可跟坊間流傳的一張文武廟照片互相引證。該張文武廟照片約攝於 1868 年，相中可清晰見到廟旁公所外牆上，掛有一塊「四環盂蘭公所」的招牌；而後來也許是酬答廟方的慷慨幫忙，公所更在 1872 年多送了個香爐給文武廟。¹⁴

¹² 楊文信、黃毓棟總編著，明柔佑、謝雋曄、陳天浩編著：《香江舊聞——十九世紀香港人的生活點滴》（香港：中華書局，2014 年），頁 35。

¹³ 文物館 2013 年維修後，該爐已被移走。

¹⁴ 《香港碑銘彙編》一書中記載，上環文武廟另有一香爐，刻有「同治十一年歲在申秋月之吉 文武二帝 沐恩 四環盂蘭會值事等敬酌」等字。見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第三冊）（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 年），頁 695。



一張攝於 1868 年荷李活道與樓梯街交界的照片，可見文武廟旁公所外牆掛有一塊「四環盂蘭公所」的招牌。



放大相片後，還隱約見到牆角的一紙通告，首行寫有「七月十四日啟壇建醮」之句。

二、比丘道士 佛道同場啟勝會

1872 年上海創刊的《申報》轉載了香港《華字日報》的一篇鬼節法會報道，¹⁵ 寫的也應是四環盂蘭勝會，其文除了提及神像巡遊，¹⁶ 範圍東達中環蘭桂坊、西及上環的紫薇巷¹⁷ 之外，還隱約觸及法會是道佛同場的：「……盤設盂蘭，宣佛法於無邊，……羽衣則說道德之言，五千一貫；比丘則証如來之法，萬億歸虛。……」

句中既言道士（羽衣）說道德經，又有比丘證如來佛法，可見一會兩壇大有可能，非獨行佛教儀式。

一篇於 1870 年 8 月 25 日刊登在《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題目為“The Chinese Festival”的特寫，就記有皇后大道西一個鬼節法會內道士和僧侶同場的情況，¹⁸ 這與《華字日報》的報道可互相引證。

¹⁵ 楊文信、黃毓棟總編著，明柔佑、謝雋曄、陳天浩編著：《香江舊聞》，頁 42 - 43。

¹⁶ *The Hong Kong Times* 曾一連三日報道「打醮」巡遊，依其記載，巡遊是農曆七月十五至十七連續三日，見 *The Hong Kong Times*, 27-29 August, 1874。

¹⁷ 西營盤東邊街與威利麻街交界，今名紫薇街。

¹⁸ 原文是：“The niches right and left are occupied one by Tauist, the other by Buddhist priests, each party having five little altars with the effigies of their principal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gods and goddesses. There six Buddhist and six Tauist priests chant their prayers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flute, drum and bell at certain hours, and there the closing ceremony was performed last Saturday in the form of a litany for the dead”。

三、花費驚人 招來反對譴責聲

有香港文學鼻祖之譽的晚清報人王韜，在 1870 年代居港期間，曾寫了一篇講述盂蘭盆會的文章，除了談及其花費驚人之外，較讓筆者感興趣的，是他提及送燈一事：「……其捐之大小，以送燈多少別之。首選者所懸之燈，自屋至地，輝耀街衢，觀者以為榮……。」¹⁹ 這個傳統到了今日仍流行於香港各式鬼節法會，像筲箕灣南安堂盂蘭勝會的總理燈，就比家用的石油氣罐還大，氣派十足。

由以上種種資料得知，最遲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香港島已有鬼節法會，且很有組織。其中最具代表性（按：也許是唯一一個）、又最吸引傳媒目光的，就是「四環盂蘭公所」所辦的盂蘭勝會，或稱「打醮」。²⁰

不過，也許是法會太高調了，結果招來不少反對聲音，甚至有人投稿至報館譴責其勞民傷財，²¹ 但這也間接證明，該法會確實是大陣仗，甚至表現奢華，才惹來注目。

除了前述的化寶爐和香爐外，文武廟還藏有另一個銘文的下款

¹⁹ 楊子儀、林錦源著：《香港潮人盂蘭勝會的食品與祭品：以貴嶼和記隆餅家為例》（香港：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2013 年），頁 8。

²⁰ *The Hong Kong Times* 曾於 1874 年 8 月 27 至 29 日一連三日報道西區有「打醮」巡遊，指的就是四環盂蘭勝會。

²¹ 楊文信、黃毓棟總編著，明柔佑、謝雋曄、陳天浩編著：《香江舊聞——十九世紀香港人的生活點滴》，頁 36 - 41。

為「四環中元值理」的香爐，時當光緒八年（1882 年），²² 香爐應是四環孟蘭公所贈送，下款之所以由「孟蘭」改稱「中元」，背後涉及一宗金錢糾紛，改換名號不過是一點江湖伎倆（詳情可參閱第六章的〈1872 年四環孟蘭勝會大火〉一文）！

另外，尚有一塊鑄於光緒二十年（1894 年）的「義重如山」牌匾，下款是「癸巳年²³ 四約中元勝會值理」，這顯然是「四環孟蘭」的別稱，惟因資料不足，尚未能肯定其改名因由。²⁴ 然而，有一事卻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這個差不多有四十年歷史的孟蘭法會後來悄悄消逝不見了。

²² 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第三冊），頁 701。

²³ 光緒十九年（1893 年）。

²⁴ 「四約中元勝會」之名，最遲於 1885 年已有，見 1885 年 8 月 2 日《循環日報》中的〈勝會賞格〉一文。

四、東角鬧鬼 工人燒衣祭兄弟

1894 年，香港爆發黑死病，太平山區首當其衝，成為疫症的重災區。其時，居民死的死，走的走，樓房盡拆，市面一片蕭條，孟蘭法會突告消聲匿跡，是否與疫症有關，真不得而知！而事有湊巧，在香港島另一端的東角，在這段期間也顯得人心惶惶！

舊日的東角即今日的銅鑼灣東角道一帶。1878 年，渣甸洋行在東角創辦了香港首家糖廠，名「渣甸糖房」，這就是其附近街道命名為糖街的原因。糖廠後來請了不少潮籍工人，一直相安無事，但在光緒十七年（1891 年），糖廠卻忽然鬧鬼，²⁵ 弄得人人心慌意亂。由於潮籍工人在故鄉向有孟蘭節祭鬼的風俗，他們在得到洋老闆的同意後，便集資在七月十五燒街衣拜祭。²⁶ 由於祭鬼之後，人心安妥，自此漸成慣例，加上同鄉反應熱烈，他們便在 1897 年成立了「公和堂」統籌其事，乃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孟蘭勝會。²⁷

很多人以為潮洲人是香港鬼節法會 / 孟蘭勝會的創始者，筆者在這裏必須澄清，那顯然並非事實！

繼「公和堂」之後，目前可知歷史第二長的鬼節法會是九龍區

²⁵ 有言是糖廠洋老闆夫婦見到鬼影，誤以為是小偷。

²⁶ 佚名著：《潮州公和堂孟蘭勝會——香港潮人孟蘭勝會的今昔》（油印本），頁 2。

²⁷ 曾在 1982 年因場地問題停辦一年。



六十年代潮州公和堂盂蘭勝會的舊貌。

以廣府人為主的「長沙灣街坊福利會盂蘭勝會」。²⁸該會在 2011 年剛好滿一百屆，為此他們還刻意辦了一場供天法會，以謝神恩。



長沙灣街坊福利會盂蘭勝會在 2011 年剛好滿一百屆。

²⁸ 雖名盂蘭勝會，但圓玄學院已承壇多年，行的是道教全真之法。